

後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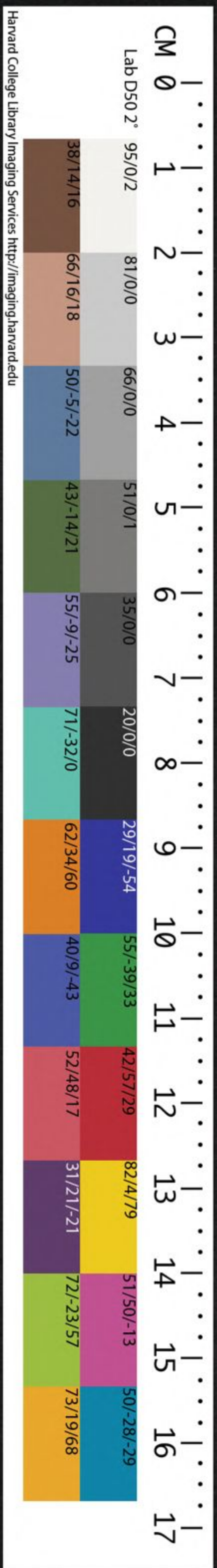
卷一百四下之八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82

T 2455/21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朱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袁紹 子譚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

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

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

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

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

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

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

尚戰於外門郭郭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

亭故此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

尚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

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

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

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

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

守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

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

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不可克不毗對曰

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

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求

文多一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灾害禍難殷流初交殊

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

常也倫理也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

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言太公者尊之謂紹也雖楚

魏絕邈山河迥遠楚荊州也魏冀州也戮力乃心共獎王室左傳曰同

好惡獎王室杜預曰獎助也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

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

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不顯之祚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摧嚴

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

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

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使股肱分成二體匈

脅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

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

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

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

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

以成王業昔周公誅管蔡之類或欲以定霸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皆所謂

逆取順守而微富彊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元其根

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公羊傳曰紀侯

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也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諱之遠祖者幾

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諱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靖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

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

遷去其邑是為九代也

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

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

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

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

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哈樂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句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

河乃暝受合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即士句也士燮之子士會之孫

且君子違難不適讎

國交絕不出惡聲

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

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

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

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

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

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

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

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

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

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

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

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請京使居之段繕甲

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人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

舜踐帝位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

諫之並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

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

業非疆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

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

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

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

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

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

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

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况

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

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秦

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其如否也則

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祭集

曹操遂還救譚

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

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

以子整聘譚女以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鄴

追進爵諡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

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

逆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願將軍緩心抑怒終

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晉解揚苟圖危宗

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

廟剝亂國家親踈一也左傳曰天是以周公垂涕以斃

管蔡之獄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季友獻欬而

行叔牙之誅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

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

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何則義重人劉放曰注慶父存也案公羊云慶父也存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

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

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

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

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

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

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

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

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

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

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詒遺也

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于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

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

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

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

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墮音許積怨肆忿

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

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
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
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
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以環玦反人以環譚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
將馮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
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
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室突門旁為橐充竈狀
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
入者皆死操乃鑿堙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
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
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

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

漳水之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

藍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

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

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

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

射之幾中幾音祈中音竹仲反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

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

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

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

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顛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圍鄴也

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眾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趨音促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

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歎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曹操

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之百四下 列傳

七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

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

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

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

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

獨為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

尚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

進尚疆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

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顧

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

吏為玄兔小吏稍仕

○劉放曰玄兔案司名皆作菟

中平元年還為本

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夙無恩者遂誅滅百

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

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

小石為足度以為已瑞

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

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二公輔也度益喜

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

東萊諸縣為營州刺史

為猶置也

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

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

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旒頭羽騎建安九

年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

遂據遼土焉

劉表傳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

恭王景帝身
子名餘

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

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

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

王氏譜
曰叡字

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詔書以

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

宗黨共
為賊

又袁術阻兵

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

宜城縣屬南郡本
鄢惠帝二年改名

宜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

傅子曰越字
異度魏太

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
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

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眾不附

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

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

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

示之以利必持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

行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

郡

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
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

可傳檄而定公路

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

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眾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

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

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

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箭所中

死餘眾退走

曲畧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

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

此不及李催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催以表為鎮南

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為已援建安元年驃騎

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

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

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皆服從

獻帝春秋曰濟引眾入荊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眾而退劉

表自責以為已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為表北藩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

零陵桂陽三郡畔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

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湘開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於是

開土遂廣南接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

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北據漢川地方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

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

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

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

求儒術綦毋闓宋忠等闓音開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

事中郎南陽韓嵩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

別駕劉先

說表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

曰今豪桀並爭兩

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

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

假嵩一職不獲辭命

○劉放曰案文當云辭不獲命

則成天子之臣將

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為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

詬罵也

嵩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

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

嵩而已

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

六年

劉備自袁紹奔荆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也十三年

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

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

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

在荆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

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已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

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

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

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

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

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

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申生晉獻公之

太子為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讒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

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

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

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

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

流涕而去之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

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

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

傅子曰巽字公悌瑗瑋博

達有知人鑒識○劉放曰正文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
異案下文云釋嵩之囚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
多韓嵩二字若嵩
有說亦當見封也

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
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異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
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
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
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異
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
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
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
州也左傳吳伐
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水杜預注曰漢水入口操以琮
今夏口也○劉放曰注漢水入口案口當作江

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

○劉放曰案韓嵩事在上
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

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

蒯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

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侍中其餘

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
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為

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

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

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狠剛而

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

韓非亡徵

篇曰很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仇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

木禺之於人也

言其如刻木為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于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疆南夏魚儷漢

舳雲屯冀馬

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為魚儷之陳前書音義曰舳舳後持柂處也左傳曰

冀之北土闕圖訊鼎禋天類社

闕閭謂若劉歆圖書改馬之所生

孫洋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爾雅曰是類是禘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與師故祭之

既云天

工亦資人亮

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

矜疆少成

坐談奚望

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人遠征萬一劉表使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

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回制輕之則備不為用雖違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回

皇家嬖身積業喪

冢嫡也嬖愛也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終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列傳

七

皇哀親良飭業爽

哀敵也親愛也

情雖大限前不為用提舉因意至無憂矣公多至之
素坐精容耳自味木不致以職前重士之限恐不指回

後漢書卷一百五

劉袁呂列傳第六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

監

祭酒

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

魯恭王後也

恭王景帝

子名餘

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

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
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

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
方夏請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趾以避時難
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郝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
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
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為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
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
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
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縣今益州
州雒殺郝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綿竹及雒
屬廣漢郡并馬相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
蜀郡犍為郡

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
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為校
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
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為督義
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劉放曰案文多下一遂字將兵掩殺漢
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途復殺張
脩而并其眾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它事殺州
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為
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
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重也焉四子範為左中

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並從獻帝在

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焉

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

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

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

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背疽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

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為刺史詔書因以璋為監軍使

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

焉僭擬乘輿器服韙以此遂屯兵胸臆備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

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也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

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

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

得眾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州中

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

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

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

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義等攻魯數為所破魯

部曲多在巴士故以義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

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

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

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嘗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

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

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也祖真字喬卿父衍字季謀璋主簿巴西黃權諫

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稱尊號將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請先主主稱尊號將

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

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

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

妻于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

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

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

死為幸何古劉備有梟名梟即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人之可慕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

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

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

安十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

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者舊

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脩

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勅諸關戍勿示松飲宴之間一皆即便闞誦以此異之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

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

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

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

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荆州縣歸其財寶後以病卒蜀志

曰先主遷璋于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荆州以璋為益州牧留住秭歸明年曹

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

學道鶴鳴山中山在今益州晉原縣南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

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

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

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

但令首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首音式救反諸祭酒各起義舍

於路同之亭傳傳音陟戀反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

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也然後行

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

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

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

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

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

小人昏愚競供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

以止行人又使自隱其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也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袁

松書建安二十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

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

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

富士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

制署置執足斬斷遠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

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

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

關固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

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

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

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

以避鋒銳非有惡音遂封臧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

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

將軍封閻中侯邑萬戶閻中屬巴郡今隆州縣將還中國待以客

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

嗣

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

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

之情用衍饒也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

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老子曰國

之利器不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

萬曆二十四年刊

草而悅見
豺而戰

袁術傳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
 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
 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
 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吳曆曰孫堅至南陽咨不
 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乃詐得急疾舉
 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
 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
 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劔罵咨遂執斬之
 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

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

○劉放曰案文術遠字蓋昔本有以

反字為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遣其將

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
 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
 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
 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
 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
 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
 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
 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

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

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

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

十百萬而不脩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

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

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

運之次陳大夫韓濤塗袁氏其後也遂有僭逆之謀又

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

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

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

輔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

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

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明公雖弈世克

昌弈猶重也詩云不顯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

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

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

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

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

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

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

歆之孫也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

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

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

左傳王子朝云茲不穀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宮廟焚毀是以豪桀發

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貌也沛音片害反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

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

謀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

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

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麋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

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

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

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編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

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

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

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咸

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

世相承安生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

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

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

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駁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

藥告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

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以作冲以

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

竊號告呂布并為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術在許

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

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

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郵元注云即蘄山

也西南流經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以拒操操擊破斬蕤而勳退

走術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餓

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

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

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

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

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偽

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

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妬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

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馬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為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誠

以為不得志而自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

死厚加殯斂焉萬曆二十四年刊

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瀋山

瀋縣之山也瀋今壽州霍山縣瀋音潛

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

走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

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

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

有四州青冀幽并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

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

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

曹操使劉備微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

簣牀而歎曰簣第也謂無茵蓆也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

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

魏志曰勳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為

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孫策破勳

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

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

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

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

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內

○劉放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

以布爲

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

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旣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

塹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苑

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

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

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

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

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

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

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

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

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

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

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

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

東郡

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列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

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

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

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地

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

撫劍顧

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

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

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

宮等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

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

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
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
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
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
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耻
功一也董卓殺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曹
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北人同郡韋休甫弟五文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也○劉攽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字也將軍伐之令術復
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

乃舉兵與術對戰馮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
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
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
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
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
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
已害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
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
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大山吾為在術圍

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二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

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

名將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日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

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懼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興兵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公乃壞臺

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

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

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

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

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

心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合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

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

卒音干 忽反

謀無素

定

素舊也

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

戰國策曰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

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

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

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

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眾

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

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

高順諫止

英雄記曰順為人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

將兵亦無恨意也

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

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

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

將眾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

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

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

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

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為

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

輿載持見親重出入為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

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

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

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

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

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

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

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

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

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漸圍之壅沂泗以灌

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收其名馬而客策

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
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

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

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

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

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鄆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兵圍之急令

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

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

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

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

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

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董太師乎操領之社預注左傳曰領搖

頭也音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蜀志曰備顧操謂陳

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

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

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

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

人之祀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

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王莽收益州曰庸部曷云負荷地墮身

萬曆二十一年刊

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一官米對笑曰縣吏不縣不益以命錄帝縣隆前日不

後漢書卷一百六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

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

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

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

風誣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

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

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

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

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

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撞

郎朝廷竦慄爭為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

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

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大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

也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

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鐔顯也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

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

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

止然道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

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颯音立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

糧常備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淮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合淮故城在今廣州含淮縣東滇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出鐵

石續漢志來陽縣有鐵官也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

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

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

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

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

五千也勅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也居二歲載病

請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

充代颯為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

馬遠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部州刺史上言臣行部

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
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
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
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
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
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
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少
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子大王子
壽夢之少
子札也封於延陵也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
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

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

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

就餐飯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
今婺州龍丘縣也

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
傅國師國將三

公謂大司馬司徒
司空也並莽時官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

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

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

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於郡職也延辭讓

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

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

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
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

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

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

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

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

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

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

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

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

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

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

侔等也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

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

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

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

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

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

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

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

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
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

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
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

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
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吏

子孫劉放曰案吏當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
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

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
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

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邯人也誦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

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
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

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
家焉父閔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

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
擊之至遼東閔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

列侯閔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闢

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

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

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

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

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鄭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入河內而已修理

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

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

年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

擁塞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

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

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

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

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

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

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

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執鑿山阜破砥

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

遏衝要踈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

爾雅曰逆流而

上曰洄郭璞注云旋流也

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

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

史如西京舊制

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

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

景由是知名王吳及

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

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

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

○劉敞曰案賦字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者老聞者皆動懷土

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

會時有神雀諸瑞

章帝時有神雀鳳凰白鹿白鳥等瑞也

乃作金人論頌

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

百姓不知牛耕致地方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

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

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經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鵠

景乃

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

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

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六經所載

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眾書錯糅吉凶相反

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

葬送造宅之法若堪黃帝青鳥之書也堪

輿日相之屬

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

也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一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

城門侯

續漢志城門侯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

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放曰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此解開陽

少開陽二字

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

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

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

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

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

有遵奉教化者

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

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

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

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

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騏驎嘉禾甘露之瑞

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郡人也

郡縣故城在今梓州郡縣西南也

父順安定

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

剽劫奪也

晚而改節

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

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

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

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

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

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

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

部郡

繩直也

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

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

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

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

譎詐數術

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

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醢以千數

醢音張肉

反說文曰祭辭也

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桮於路吏

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

鈔掠也

恒亡其

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

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弦歌而薦之

古樂府歌

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

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

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

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

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

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嚮正早天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

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

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

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

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

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

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

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

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

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

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

劇縣名屬北海郡也

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

晉文侯曰糾逖王慝杜預一歲斷獄不過數十王策命威風猛

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傳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會稽陽

羨人也陽羨故城在今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

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

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

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

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

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

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彊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

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

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

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

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

少府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

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

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傷其滅絕

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

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

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

脆薄猶輕薄也

不識學義荆

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人有

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

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

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謝承書曰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

千有餘人也

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

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械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

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

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

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

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

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

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

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

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

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

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

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

貨易也

先時宰守並多貪

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

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

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

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

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

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

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

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

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

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

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

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

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

用乎將盡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

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

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

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

貴臣以斗筭之姿趨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思立微節不敢

萬曆二十四年刊

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

以頭擊闌腦乃播出口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

嘗竟

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

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仕郡為功曹察孝

廉補新都令

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

政平化行三年之間

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

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

是棄民也

上音時掌反須待也

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

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

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

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

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

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

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

○劉放曰化之案文之字當作

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

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

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執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社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誥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誡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不

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高祖子也

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

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

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

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道歸後四遷為豫章太

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出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

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

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髮老雜也老者眉雜白

也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人齎百錢以送寵

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

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

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

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為宗正大鴻臚延喜四

年代黃瓊為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

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

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

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

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

者以老病卒于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

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

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弘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

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騶驥於千里不亦可

乎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已愛物為

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

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與平中繇為揚州牧振威將

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

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

續漢志考城故菑陳留風俗傳曰章

帝惡其名改

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

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

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

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基

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

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

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

院為落也

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

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

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

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

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謂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

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

梟所鳴梟也

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

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

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

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
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也覽入太
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
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竒之乃謂曰與先生
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
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
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
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
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
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
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
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
童恢作神也

琅邪姑幕人也

姑幕故城在
今密州莒縣

東北也

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

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
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
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
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
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

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
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
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
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
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
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踊躍自奮遂
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
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
仕暗疾不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
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

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噉合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

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

理善烹鮮

老子曰理大國者若烹小鮮也

推忠以及眾

瘼自蠲

推忠恕以及於人則眾病自蠲除

一夫得情千室鳴弦

一夫謂守長也

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則其下鳴弦而安樂也

懷我風愛永載遺賢

沈約宋書

載畢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

情狂

言耳

漢書卷一百七 終

後漢書卷一百七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
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
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

前書曰成帝戶二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口
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故臨

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先行刑而肆情
後聞奏也

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違眾用已表其難測之智至

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

重猶深也橫猶

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

故乃積骸滿穿漂血十里

穿阮也前書尹賞守

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吏雜舉長安中輕薄

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石皆相枕藉死又王溫舒為河

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致溫舒有虎冠之吏

王溫舒為中尉窮案姦猾

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

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

也哉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

若其揣

挫彊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

前書齊南憫氏

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郅都為濟南守至則誅憫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

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人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

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腰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

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

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

兩

口兩婿相謂曰婭

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

此之類雖厭快眾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李膺等傳也

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

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

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

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

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

海賊乃悉收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

姓水丘名岑也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

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

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

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駟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

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

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

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

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

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

宜喜等聞懼卽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

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

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

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

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

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

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

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

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
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謝承書曰

勅令詣大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天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

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

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

木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

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

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

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

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

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說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

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

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馬適姓也盜

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

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

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

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

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

涼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勤力寧見乳

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不入冀府寺冀天水大縣也

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

十四年卒官未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爲

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

爲吏

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

宣帝時博土嚴彭祖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

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卽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

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徃徃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

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

謁綱綱帶文劔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

有頃手劔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

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

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

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而據

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也章聞卽發兵千人馳徃擊之掾吏止

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劔怒曰逆

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

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平縣東也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

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塹以自給劉放曰案塹當作塹築為垣也蕭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

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

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

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問辟外頗

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

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
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
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皇
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
蒼頭與爭延遂拔劔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
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
詔獄數日貫出貫赦也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
苛慘失中也慘虐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
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

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免歸田里後竇

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偃也紆自

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

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

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

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

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按夏陽侯瓌本出

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

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眾

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

成江河熾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

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永惟王莽

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

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

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傳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居近

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

文法仕郡為決曹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

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

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

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

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

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

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

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為州

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

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

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

為盜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

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

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

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獄案殺之遷為河內太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大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傳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

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

家世大

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

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

處斷也

常為

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

收繫舉劾

之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

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

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

高唐志掃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

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

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徃愆期諸來效若受

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

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污者皆罷

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
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
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
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翹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
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
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彤圖丹青亦
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
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是以有識掩口天
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

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
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
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
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
容乎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
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翊易音吐去孟反中黃
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
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
悉收甫頰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
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旣當伏誅少以

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若汝也死不滅責乃欲

球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

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

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

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

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

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

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滕緘也京師畏震時順帝虞

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曰

投拭也音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

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

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

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

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

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

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

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

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

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傳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
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
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
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
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
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
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日罪名也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
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陽球
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

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龐厚大

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

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

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處而畫之犯宮者雜罪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

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未代也偷苟且也上下相蒙左傳

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

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

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

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

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

之術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寬恕為化郡中亦平屬蒙豐年鳳凰屢

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部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

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

延年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

縣有所廢置 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

吏人笑之

加物 前書曰朱邑以愛利 袁安未嘗鞫人臧罪 安傳曰

南尹政號嚴明然未 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

曾以臧罪鞫人也

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 祥法也音 仁信道孚故感被

頻亦反

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

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斯人散矣機詐萌作去殺由

仁濟寬非虐末暴雖勝崇本或略 此言酷暴為政化之

末雖得勝殘而崇本

之道尚

為略也

後漢書卷一百七終

後漢書卷一百八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 子 監 祭酒 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閤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

養乎

關涉也中人也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

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左傳曰呂卻畏偪將焚公宮殺

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

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史記曰商君入

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

如可使也著庸謂

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左傳

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閹官刁即貂也

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

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漢興仍襲秦制置中

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

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

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義曰奄人也

文帝時有趙談北

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前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

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

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

忠有所補益

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

其後弘恭石顯以

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

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

也中興之初內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

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和帝即祚幼弱而

實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

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對反謂誅實

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官

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

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

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

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

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

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

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徃載或謂

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皇南

雍等並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

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

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

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白茅而分銅虎符也府署第館棊列於

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

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

雕文土木被緹繡緹厚繪也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

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

以自銜達

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

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敢單書

單盡也

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

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

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

鉤黨謂李膺杜密等

凡稱善

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蹶怨

協羣英之執力

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

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

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謂立桓帝也

魏武因之遂

遷龜鼎

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也

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

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鄭眾傳

鄭眾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

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

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

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

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

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

與音預

中官用

權自眾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為鄴鄉侯食邑千

五百戶

鄭音士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鄴鄉

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

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閔嗣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

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會孫石讎爲關內侯

蔡倫傳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卽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

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爲龍亭侯

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

執縣東明月池在其側

邑三百戶後爲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

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請東

觀各讎校漢家法

劉放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

令倫

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傳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胃孫林父之後東觀

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安帝時爲

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霍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

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謂者長

與渠曰

與姓渠名

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

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

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

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

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

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鐘下皆截

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人章臺門時

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

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

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閭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遠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卽率直宿羽林出南止

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卽位並擢爲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爲名也商君竟爲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傳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卽位騰爲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爲纖介常稱暠爲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暠嗣种暠後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暠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傳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

悺音工奐反又音縮

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璜

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威振天下冀自

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恣多所鴆
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不
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
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
后家也衡對曰單超左悺前
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
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
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
追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
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
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

陛下復中狐疑

中音丁
仲反

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

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
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遷中常侍封
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
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
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
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
矣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
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
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

劉放曰案超贈將
軍爾不可使將軍護

喪明衍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且獨坐

二字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

諸本兩或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蜀眊

施於犬馬眊以羽毛為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

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

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

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

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愷弟

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

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

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

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

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

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

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

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雷

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

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

演因奏愷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

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愷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

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
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
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
侯

侯覽傳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
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
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
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
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

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
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
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
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
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
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
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

復上音
房又反

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
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
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

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傳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

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黃門王尊長

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

日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

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賜瑠錢

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

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

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

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

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

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

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

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

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

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

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

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

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

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

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

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

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

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

萬曆二十一年刊

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

五人而天下理

五臣謂禹稷契咎陶伯益也

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

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

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

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

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

撞音直江反

執奪璽綬迫脅

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

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

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

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

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

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

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

日食於土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

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

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

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

殄滅

謂復任用曹節等也

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

其禍

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闈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闈人以刀殺之

虞公抱寶牽

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

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借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借於天子大夫借於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傳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簿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輶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

言累積也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
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疏
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
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
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
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
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
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
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
何以書記災也何况終年
休注云是時僖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
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

積聚豈無憂然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
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
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
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
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卽位雖從藩國
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
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
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
丹青素堊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
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

怨力盡則懟尸子曰

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

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君如杆

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

杆椀屬也音于字亦作孟

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

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

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

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

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

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

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詩

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諭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

拭舌謂欲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書陛下回受誹謗致

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

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

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

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

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

垂髮謂童子也

歷事二主

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

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

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類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

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穉私臧收天下之

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

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

有所入以為所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

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

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廩聚太僕

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因費多獻少

茲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

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

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

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

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

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願

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

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

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

知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玼之罪道無明過之

惡曰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玼與

疵同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為責書奏不省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

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

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

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

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言其欲謀廢立也

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

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憚復譖

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

外草自屏謂在

外野草中自殺也

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

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

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田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傳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

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

與音預

延熹八

年黜為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

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

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

佗

音駝

資產饒瞻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感德

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

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

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

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甫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為涼

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憚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

張恭韓曄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

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

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

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

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摧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

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

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

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

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

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

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

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諂徐奏事獨發覺坐

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

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

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

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
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
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顧一

顧謂酬其價也

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

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

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

騶養馬人

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

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

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

諧價然後得去

諧謂平論定其價也

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

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

除以有清名減責二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

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

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

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繪

帛仞積其中

仞滿也

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

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

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

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

安侯臺

永安宮也

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

曰

尚姓但名

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

升臺榭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王堂又使掖
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

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王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

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

車以引水渴烏為曲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

筒以氣引水上也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電

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

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

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

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

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

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

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屢

色取禍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劉嬴氏以奢

霍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

先史商之乂矣商謂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

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閤肌膚莫傳於

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

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

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

強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譽貞良先

時薦譽曹騰進邊韶延周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

真邪並行情貌相越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也故能回惑昏幼

迷瞶視聽蓋亦有其理焉音茂許利既滋朋徒日廣

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

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為宦者所殺也斯忠賢所

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

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

伯作為此詩巷職即寺人之職也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

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後漢書卷一百八終

